我在大学的学习经历

作者：小六 来源：网友投稿

本文原地址：https://www.xiaorob.com/xinqing/guoqu/692.html

ECMS帝国之家，为帝国cms加油！

我在大学的学习经历

1982年3月的一天，我正在车间工作，车间领导找我谈话。

说是，“因工作表现好，且先前在市工业学校培训成绩优异，经支部和厂领导研究决定，派你到重庆大学进修。从此刻起，全脱产在工艺组或试制组，自学温习功课。”

谈话完毕，然后交给我一份招生简章，一份重大孔繁聪老师亲笔信函，内附需学习温习的功课资料。

记得只要求具备大学物理，化学和数学知识，说穿了，就是不上基础课，只上专业课。

这个消息对只具小学文凭的我，能够说是喜悦惊惧，百感交集。

喜悦的是能在文荒辍学十多年之后，居然还能有机会重捧书本，进入梦寐以求的大学殿堂，真是喜从天降！

惊惧的是，我的文化底子太薄，不知能否跟上学习进度？

待回倒家中言及此事，父母亲皆喜于言表，望子成才殷殷之情彰显，妻亦表态大力支持。

我遂潜下心来，开始了入学前数月的自学生话。

转眼到了8月。临行前，龚人杰厂长与我谈话，叮嘱好好学习，回厂后为工厂更好地工作。

最后，我带着领导的期望和亲人们的嘱咐，怀着忐忑不安的情绪，以带病之躯，出发前往那尚属陌生的山城和重庆大学校园而去。

记得是花了8块5毛钱在成都火车站买了一张去重庆的火车票，摇摇晃晃坐了一夜的慢车，清晨才抵达菜园坝车站。

那时觉得菜园坝车站很奇特，火车抵达至车站后，再发车则需调换方向退出车站。

山城重庆長江、嘉陵江两江环抱，建筑高低错落有致的，行路必爬坡上坎，路上也无蓉城常见的自行车，倒也觉得新奇。

家居重庆的妻妹专程到站接车，一路还甚为顺利。

进入重庆大学校门，就见宽阔的广场上也有一尊全国常见的立式雕象。

记得重大那时共有七幢大楼。

一大楼（校办公楼），古色古香的中式建筑；二大楼（工科专业楼），石条垒砌而成，似建成于39年；三大楼（教学楼）；四大楼（教学楼）；五大楼（主教学楼），中式仿苏大楼，气势恢宏；六大楼似为重大图书馆（记不真切了）；七大楼是机械系综合楼。

五大楼前侧，有寅初亭，还有团结广场、民主湖、露天运动场。

学生一舍为研究生舍，二舍三舍为男舍，四舍为女舍。

汉渝路小学设在重大校内一隅，前大门路对面为重庆建工学院。前门外路似乎可至磁器口。

重庆大学有一侧，紧邻嘉陵江边。

为期一年（1982年至83年）的重庆大学进修，是“全国高等学校焊接专业统编教材进修班”，属机械二系（热工专业）。

进校后，先到七大楼焊接教研室，领取了十数本既大又厚的教材，心里不由得又是一惊：这么多书一年咋学得完哦！

其后事实证明，我居然学完了所有的教材。

凭记忆似有：《金属学与热处理》、《熔焊原理》上下册、《弧焊电源》、《焊接方法与设备》四册、《焊接结构》、《焊接材料》、《焊接检验》等。

初上课很不适应，就强行让自己安下心来，全身心进入到学习中来。

其时上课的教学楼、教室均不固定，必须要看课表，弄清楚上什么课，在几大楼哪间教室上课。

甚至有前两节课在五大楼，后两节课在二或三，四大楼。

所以，每逢下课，校园路上携包，夹书熙来攘往，到也是一景。

上课全为两节课连上，100分钟，每一天上午四节课，下午全为自习。

对学工科的，这个下午可不白给，你自己都要好生温习或预习功课。

每周晚上有一天，老师在五大楼或七大楼统一答疑，有疑则去，无疑自便。

晚上也曾安排过不超过50课时的补习，资料大容是电学，力学以及化学。

每逢考前近月，重大图书馆人满为患，经常只得在露天运动场自温自习。

也好在我们都来自工厂一线，有充分的感性认知，缺少的只是理性知识，一旦结合起来，掌握的倒也牢固。

这也常常博得老师们的赞许。

夏日重庆之炎热，实难想象，即便到了秋季，也是持续的高温不断，气温均在35度以上，甚为煎熬。

记得那年是在9月5日的一场大雨之后，天气才稍许凉爽了些。

至今回忆起来，那样的场景还历历在目：

烈日炎炎，在绝少树荫的校园路上不断地奔走；在那无吊扇，也无空调的教室里，一坐数小时的课堂学习；吃饭犹如打仗冲锋，汗流浃背。

晚间，躲进蚊帐内，近乎彻夜不停的挥动着扇子，摇啊摇啊，通宵似眠非醒，那才真叫一个味道长……

一晃30多年了，彼时在重庆大学一同进修的同学，几乎都失去了联系。

越近晚年，越发思念那时的同学们，不知你们都还好吗？

2008年512大地震，不由自主地念及映秀电厂工作的陈德霖同学，平安与否？算来也该退休在家了。

唯愿地震之时德霖同学已未在映秀居住，天佑平安！

记得那时一齐进入重大学习的同学来自西南数省区，达70多人。

年轻的20来岁，年長的已50岁左右啰，文化学历参差不齐。

老师教得累，学生也学得苦，但教学都很努力，认真，则是肯定的。

至今，在重大所学的一切都还是记忆深深。

那时，除几位女同学住在学生四舍外，其余的全部住在汉渝路小学的教室，校舍。床叠桌架，甚为简陋拥挤，也加深了同学间的交流和情谊。

记得我们同宿舍有十一人：分别是来自自贡鸿化厂的王伟才，王世平，王明渊，王立平；映秀电站的陈德霖，南川的夏烈武。

还有長寿化工厂的柳铸，钟汉杰，十八冶的徐权平以及云南开远电厂的汤平（？）。

当然还有来自成都的我。

同宿舍同学还搞了一次大聚餐：购得鲜活黄鳝二三十斤，大蒜数斤，鲜蔬几许，调料若干，数斤炒花生。

当然白酒是不能少的，外加啤酒。

大家就开始忙乎起来，有的剐黄鳝，有的剥蒜，有的理菜。

在汉渝路小学龚老师处借得锅灶，由伟才老兄主厨，世平老兄帮厨。

中午，烹饪好的数盆（真是洗净之小脸盆）鲜美大餐呈放在宿舍長桌上，众同学就围坐在一齐。

大家品着小酒，啖着美食，摆着天方夜潭，自是面红耳酣，酒足饭饱，自得意满！也成就了我而立之年一段完美难忘的记忆。

虽然已经过去35年了，那时学习情景亦时常在脑海中浮现。

龚教授、艾雍宜、许先果、郭开奇、程（焊接结构）、孔繁聪、吕晓东、叶延洪、沈天异等诸位老师深进浅出的教学情景，不厌其烦的答疑解惑场景，其音容笑貌，历历在目，时时萦绕在心！

重庆大学的老师们教学严谨，学究气十足（年轻老师亦如此）。

记得82年的冬季，车间领导一行数人，出差顺路到渝，还专门探访我和小付学习生活状况。

那时他们就住解放碑会仙楼宾馆十多层楼上，我也就有幸进入鼎鼎大名的会仙楼。

就见豪华酒店的里面，奢侈装饰，我留意翼翼地四处张望着，真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一般。

领导们还陪着我们一齐到南岸，途经弹子石，四公里等，游览了南山公园，还在南温泉泡洗了人生第一次温泉。

说来虽是小事一桩，思来却倍感温馨……

斯人已去多年，后人则怀之永远。

做人做事不理当如此吗？

那年11月，妻携两岁幼女来学校探望我。

因妻事前未有告知，我完全不知晓，谁料在汉渝路上，我与妻竟鬼使神差般相遇，却不敢相信、相认。

妻怀抱之女都那样大了，妻也憔悴了许多。

我也长胖了，达140多斤，也不是离蓉时的那般病容、瘦削。

因我在成都时患鼻衄，流血达数小时，近深夜方在省医院止住流血，也算大病未愈即起程赴渝。

那时年轻，胃口极佳，恢复也很快。

加之重庆大学学生食堂饭菜尚可，价格还算便宜，一日三餐，能吃一斤六两。

每到夜晚之时，汉渝路小学外，一大黄桷树下，都有流动摆摊的卖重庆小面的。

隔三差五，我就要花一角钱，来上一碗小面宵夜。

回忆起那小面，就是碗中少量猪油，葱花，酱油，极少的花椒面，味精，再加上少许瓢儿白，即成。

海椒面（酱油调制），芫荽是必备需自行添加，最大特色就是绝无肉绍可加。

此刻风糜成都的重庆小面，则是改良又改良，发展又发展的美食啰！

重庆的九宫格火锅，是典型的平民饮食大餐。

熊熊燃烧的煤球或蜂窝煤炉灶上，放置大锅九宫格。

三五好友，或素不相识之人，围桌而坐，各守其格。土碗饮酒，大口啖菜，谈笑言欢，有如美宴大餐。

亦或一人独食独酌，细品慢咽，有如成都之冷淡杯般随意。

品此火锅者，有文化名人，贩伕走卒，也有含情脉脉的帅哥靓女，自有一番山城市井生活情景。

腹中尽饱美食，志得意满，结得帐来，两个字：相因！

如此花钱不多，吃得热火之食，自有别样的惬意，必定下次还要来。

无论其间饮酒与否，出得门来，个个是面含桃花，红光满面（其中当然有一氧化碳的功劳）。

到得重庆，时逢朝天门过長江索道缆车刚开通。

国庆放假，与几位同学一道，坐索缆过江，票价一角。

过江在南岸小游一番，又乘缆车而归朝天门，也可顺便游逛邻近数条街道，百货大楼和商场。

记得之后闻名于世的“ 吕紫剑 ”，也蜷缩居住于解放碑左侧一小街陋室铺面（相似于东华门的“ 铁檬杆 ”）。

重庆劳动人民文化宫，七星岗，鹅岭公园，重庆动物园，人民大会堂，红岩村，江北观音桥等也多有涉足，记忆颇深。

因重庆大学在沙坪坝，对沙坪坝的记忆则更深。

初次和同厂同学付放明一道，同往歌乐山，中美合作所，烈士墓，渣滓洞，白公馆，松林坡（杨虎城殉难处）游历瞻仰。

感觉和《红岩》书中描述甚远，不似那么狰狞，恐怖，倒觉山水清明，风景秀丽。游历下来，细思也才有了《红岩》中描述情景相似之感。

那是失去自由甚至行将失去生命之人的'感受。

初到沙坪坝公园，曾偶入了“ 红卫兵 ”陵园，几百座大小坟茔，形式参差不齐，高低各异的碑身，铭记着时代烙印的碑文。

想想那葬于坟茔下年轻的生命，真的触目惊心，悲哉惜哉。

愿得長久保留，这是民族的记忆。

82年9月30日，机二系焊接专业教研室的所有老师和我们全体70多名同学，举办了一场茶话联欢会。

老师们各显才艺，迎新，庆双节，真的文才、艺才十分了得。

同学们也踊跃发言，表达心声，其乐融融之气氛，至今难忘。

故，在时过几十年之后，尚有82年中秋国庆是同一天的记忆。

进入83年盛夏，我们又开始了结业前近一个月的实习。

前往自贡高压阀门厂考察了高压容器的焊接。

在中国焊接材料厂，实地了解参观了焊条、药皮配方和生产工艺。

在成都电焊机研究所和成都电焊机厂，同学们认真学习、参观了各种弧焊电源和各式的特种焊接。

最后在西金厂学习熟悉了不同材质的各种厚钢板，采用不同弧焊电源、焊接材料的焊接工艺和过程。

实习期顺利完成后，在草堂寺举办了简单但又隆重的结业仪式，每人都领到一本由校长江泽佳签章，内载各科成绩的重庆大学结业证。

这结业证饱含了同学们一年来的心路历程和艰辛付出，捧在手中自有沉甸甸的份量。

结业仪式上，老师宣布我以总平成绩位居第二名（第一名是来自广西的在读电大生），我是既高兴又欣慰，如释重负，这一年真的没有白过！

后记：

回厂不久，因工作需要，我担任了车间计调工作，这时又恰逢讲文凭、讲学历年代的到来。

无奈，我又踏上了温习功课之路，参加了全国成人高考统考，并于84年考进了成都大学，在企管系工业企业管理专业学习，尔后勉强地混得一大专文凭。

至此，最后结束了我一生的课堂学习生活！

更多 回忆过去 请访问 https://www.xiaorob.com/xinqing/guoqu/

文章生成PDF付费下载功能，由ECMS帝国之家开发